

相鲁第一

孔子初仕,为中都宰,制为养生送死之节,长幼异食,强弱异任,男女别涂,路无拾遗,器不雕伪,为四寸之棺、五寸之槨,因丘陵为坟,不封不树。行之一年,而西方之诸侯则焉。定公谓孔子曰:“学子此法^①,鲁国何如?”孔子对曰:“虽天下可乎,何但鲁国而已哉!”于是二年,定公以为司空。乃别五土之性,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,咸得厥所。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,孔子沟而合诸墓焉。谓季桓子曰:“贬君以彰己罪,非礼也。今合之,所以掩夫子之不臣^②。”由司空为鲁大司寇,设法而不用,无奸民。

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,孔子摄相事,曰:“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,有武事者必有文备。古者诸侯并出疆,必具官以从,请具左右司马。”定公从之。至会所,为坛^③,土阶三等,以遇礼相见,揖让而登。献酢既毕,齐使莱人以兵鼓谗,劫定公。孔子历阶而进,以公退,曰:“土,以兵之。吾两君为好,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,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。裔不谋夏,夷不乱华,俘不干盟,兵不逼好。于神为不祥,于德为僇义,于人为失礼,君必不然。”齐侯心作,麾而避之。有顷,齐奏宫中之乐,俳优侏儒戏于前。孔子趋进,历阶而上,不尽一等,曰:“匹夫荧侮诸侯者^④,罪应诛,请右司马速加刑焉^⑤。”于是斩侏儒,手足异处。齐侯惧,有惭色。将盟,齐人加载书曰:“齐师出境,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,有如此盟。”孔子使兹无还对曰:“而不返我汶阳之田,吾以共命者亦如之^⑥。”齐侯将设享礼,孔子谓梁丘据曰:“齐鲁之故,吾子何

不闻焉？事既成矣，而又享之，是勤执事。且牺象不出门，嘉乐不野合，享而既具，是弃礼也^⑦。若其不具，是用粢稗也^⑧。用粢稗^⑨，辱君^⑩；弃礼，名恶。子盍图之？夫享，所以昭德也。不昭，不如其已。”乃不果享。齐侯归，责其群臣曰：“鲁以君子道辅其君，而子独以夷翟道教寡人^⑪，使得罪。”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。

孔子言于定公曰：“家不臧甲^⑫，邑无百雉之城，古之制也。今三家过制，请皆损之。”乃使季氏宰仲由堕三都^⑬。叔孙不得意于季氏，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。孔子以公与季孙、仲孙^⑭、叔孙入于费氏之宫^⑮，登武子之台。费人攻之，及台侧，孔子命申句须、乐颀勒士众下伐之，费人北，遂堕三都之城^⑯。强公室，弱私家，尊君卑臣，政化大行。

初，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，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。有公慎氏者，妻淫不制。有慎溃氏者^⑰，奢侈逾法。鲁之鬻六畜者，饰之以储价。及孔子之为政也，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，公慎氏出其妻，慎溃氏越境而徙。三月，则鬻牛马者不储价，卖羔豚者不加饰^⑱。男女行者别其涂，道不拾遗，男尚忠信，女尚贞顺。四方客至于邑者，不求有司，皆如归焉。

始诛第二

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，有喜色。仲由问曰：“由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。今夫子得位而喜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，不曰乐以贵下人乎。”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尸于朝三日。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。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或者为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居，吾语女以其故^①。天下有大恶者五，而窃盗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辟而坚^②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免君子之诛。而少正卯皆兼有之：其居处足以振徒成党^③，其谈说足以饰褒莖众^④，其强御足以返是独立^⑤。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。夫殷汤诛尹谐，文王诛潘正，周公诛管蔡，太公诛华士，管仲诛付乙，子产诛史何，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，以七子异世而同恶，故不可赦也。诗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小人成群，斯足忧矣。”

孔子为鲁大司寇，有父子讼者。夫子同 猪执之^⑥，三月不别。其父请止，夫子赦之焉。季孙闻之不说^⑦，曰：“司寇欺余。曩告余曰：国家必先以孝。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，不亦可乎？而又赦，何哉？”冉有以告孔子。孔子喟然叹曰^⑧：“呜呼！上失其道而杀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而听其狱，是杀不辜。三军大败，不可斩也。狱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夫慢令谨诛，贼也。征敛无时，暴也。不试则成^⑨，虐也。故无此三者^⑩，然后刑可即也。书云：‘义刑义杀，勿庸以即汝’

心,惟曰未有慎事。’言必教而刑也^①。陈道德以先服之^②,而犹不可,尚贤以劝之;又不可,即废之;又不可,而后以威懾之。若是三年,而百姓正矣。其有邪民不从化者,然后待之以刑,则民咸知罪矣。诗云:‘天子是毗,俾民不迷。’是以威厉而不试,刑错而不用。今世则不然,乱其教,繁其刑,使民迷惑而陷焉,又从而制之,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。夫三尺之限,空车不能登者,何哉?峻故也。百仞之山,重载陟焉,何哉?陵迟故也。今世俗之陵迟久矣,虽有刑法,民能勿逾乎?”

王言解第三

孔子闲居^①，曾参侍。孔子曰：“参乎，今之君子，唯士与大夫言闻也^②。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。於乎！吾以王言之，其出不户，牖而化天下^③。”曾子起，下席而对曰：“敢问何谓王者言^④？”孔子不应。曾子曰：“侍夫子之闲也，难^⑤，是以敢问。”孔子又不应。曾子肃然而惧，捫衣而退，负席而立。有顷，孔子叹息，顾谓曾子曰：“参，女可语明王之道^⑥？”曾子曰：“非敢以为足^⑦，请因所闻而学焉。”子曰：“居，吾语女^⑧。夫道者所以明德也，德者所以尊道也。是以非德道不尊，非道德不明。虽有国之良马，不以其道服乘之，不可以取道里^⑨。虽有博地众民，不以其道治之，不可以致霸王。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，外行三至。七教修然后可以守，三至行然后可以征。明王之道，其守也，则必折冲千里之外；其征也^⑩，则必还师衽席之上。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，外行三至而财不费，此之谓明王之道也。”曾子曰：“不劳不费之谓明王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帝舜，左禹而右皋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夫如此；何上之劳乎？政之不中^⑪，君之患也；令之不行，臣之罪也。若乃十一而税，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，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，关讥市廛皆不收赋。此则生财之路，而明王节之，何财之费乎？”曾子曰：“敢问何谓七教？”孔子曰：“上敬老则下益孝，上尊齿则下益弟^⑫，上乐施则下益宽，上亲贤则下择友，上好德则下不隐，上恶贪则下耻争，上廉让则下耻节，此之谓七教。七教者，治民之本也。政教定，则本正矣。凡上者民之表

也，表正则何物不正？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，然后大夫忠而士信，民敦俗朴^⑬，男恂而女贞。六者教之致也，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窳^⑭，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，等之以礼，立之以义，行之以顺，则民之弃恶，如汤之灌雪焉。’曾子曰：‘道则至矣，弟子不足以明之。’孔子曰：‘参以为姑止乎？又有焉。昔者明王之治民也，法必裂地以封之，分属以理之，然后贤民无所隐，暴民无所伏。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，进用贤良，退贬不肖，则贤者悦而不肖者惧^⑮。哀鰥寡，养孤独，恤贫穷，诱孝弟^⑯，选才能，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。上之亲下^⑰，如手足之于腹心，下之亲上^⑱，如幼子之于慈母矣。上下相亲如此，故令则从，施则刑^⑲，民怀其德，近者说服^⑳，远者来附，政之致也。夫布指知寸，布手知尺，舒肘知寻，斯不远之则也。周制三百步为里，千步而井^㉑，三井而埒，埒三而矩，五十里而都，封百里而有国。乃为稽积资聚焉^㉒，恤行者有无^㉓。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，言语不合，莫不来宾。故曰无市而民不乏，无刑而民不乱。田猎罩弋，非以盈宫室^㉔；征敛百姓，非以盈府库也。惨怛以补不足，礼节以损有余，多信而寡貌，其礼可守，其言可复，其迹可履。如饥而食，如渴而饮，民之信之，如寒暑之必验。故视远若迹，非道迹也，见明德也。是故兵革不动而威，用利不施而亲^㉕。此之谓明王之守，折冲千里之外者也。’曾子曰：‘敢问何谓三至？’孔子曰：‘至礼不让而天下治，至赏不费而天下士说^㉖，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。明王笃行三至，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，天下之士可得而臣，天下之民可得而用。’曾子曰：‘敢问此义何谓？’孔子曰：‘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。既知其名，又知其实，又知其数，及其所在焉。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，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。因天下之禄，以富天下之士，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^㉗。如此则天下之名誉兴焉^㉘，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。故曰所谓天下之仁者^㉙，能合天下之至亲也；所谓天下之明者^㉚，能举天下之

至贤者也。此三者咸通，然后可以征。是故仁者莫大乎爱人，智者莫大乎知贤，贤政者莫大乎官能。有土之君修此三者，则四海之内共命而已矣^①。夫明王之征^②，必道之所废者也。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，吊其民而不夺其财。故明王之政，犹时雨之降，降至则民说矣^③。是故行施弥博，得亲弥众。此之谓还师枉席之上。”

大昏解第四^①

孔子侍坐于哀公，公曰^②：“敢问人道孰为大？”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：“君之及此言也^③，百姓之惠也，固臣敢无辞而对。人道政为大。夫政者，正也。君为正，则百姓从而正矣。君之所为，百姓之从^④。君不为正，百姓何所从乎？”公曰：“敢问为政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妇别，男女亲，君臣信，三者正则庶物从之。”公曰：“寡人虽无能也，愿如所以行三者之道^⑤。可得闻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古之为政^⑥，爱人为大。所以治爱人，礼为大。所以治礼，敬为大。敬之至矣，大昏为大。大昏至矣，大昏既至^⑦，冕而亲迎。亲迎者，敬之也。是故君子兴敬为亲，舍敬则是遗亲也。弗亲弗敬，弗尊也。爱与敬，其政之本与！”公曰：“寡人愿有言也，然冕而亲迎，不已重乎？”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：“合二姓之好，以继先圣之后，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，君何谓已重乎^⑧？”公曰：“寡人实固，不固，安得闻此言乎？寡人欲问，不能为辞，请少进。”孔子曰：“天地不合，万物不生。大昏，万世之嗣也。君何谓已重焉？”孔子遂言曰：“内以治宗庙之礼，足以配天地之神；出以治直言之礼，足以立上下之敬^⑨。物耻则足以振之，国耻则足以兴之^⑩，故为政先乎礼。礼其政之本与！”孔子遂言曰：“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^⑪，盖有道焉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；子也者，亲之后也。敢不敬与？是故君子无不敬。敬也者，敬身为大。身也者，亲之支也。敢不敬与？不敬其身，是伤其亲^⑫；是伤其本也^⑬。伤其本，则支从之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象也。身

以及身^⑭，子以及子，妃以及妃。君能修此三者，则大化汽乎天下矣。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^⑮，国家顺矣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谓敬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过言则民作辞，过行则民作则^⑯。言不过辞，动不过则，百姓恭敬以从命。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，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^⑰。”公曰：“何谓成其亲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者^⑱，人之成名也。百姓与名，谓之君子，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。”孔子遂言曰：“为政而不能爱人^⑲，则不能成其身；不能成其身，则不能安其土；不能安其土，则不能乐天；不能乐天，则不成其身^⑳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谓能成身^㉑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其行己不过乎物，谓之成身。不过乎物^㉒，合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君子何贵乎天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贵其不已也，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。不闭而能久，是天道也。无为而物成，是天道也。已成而明之，是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且愚冥，幸烦子志之心也^㉓。”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：“仁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亲。是故仁人之事亲也，如事天，事天如事亲。此谓孝子成身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既闻如此言也^㉔，无如后罪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之及此言，是臣之福也。”

儒行解第五

孔子在卫，冉求言于季孙曰：“国有圣人而不能用，欲以求治，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，不可得已。今孔子在卫，将用之^①，已有才而以资邻国，难以言智也。请以重币延之^②。”季孙以告哀公，公从之。孔子既至，舍哀公馆焉。公自阼阶，孔子宾阶，升堂立侍。公曰：“夫子之服，其儒服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丘闻之，君子之学也博，其服以乡，丘未知其为儒服也。”公曰：“敢问儒行。”孔子曰：“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，悉数之则留更仆未可以对^③。”哀公命席，孔子侍坐，曰：“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，夙夜强学以待问，怀忠信以待举，力行以待取。其自立有如此者。儒有衣冠中，动作慎^④，大让如慢^⑤，小让如伪。大则如威，小则如愧，难进而易退也^⑥，粥粥若无能也。其容貌有如此者。儒有居处齐难，其坐起恭敬^⑦，言必诚信，行必中正^⑧，道涂不争险易之利，冬夏不争阴阳之和，爱其死以有待也，养其身以有为也。其备预有如此者。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，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，不求多积而多文以为富^⑨，难得而易禄也，易禄而难畜也。非时不见，不亦难得乎？非义不合，不亦难畜乎？先劳而后禄，不亦易禄乎？其近人情有如此者。儒有委之以货财而不贪^⑩，淹之以乐好而不淫，劫之以众而不惧，阻之以兵而不摄，见利不亏其义，见死不更其守。螽虫攫搏，不程其勇，引重鼎，不程其力^⑪。往者不悔，来者不豫，过言不再，流言不极，不断其威，不习其谋。其特立有如此者。

儒有可亲而不可劫，可近而不可迫，可杀而不可辱。其居处不过，其饮食不溇，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。其刚毅有如此者。儒有忠信以为甲冑，礼义为干櫓^⑬，戴仁而行，抱义而处。虽有暴政，不更其所。其自立有如此者。儒有一亩之宫、环堵之室，蓬门圭窬，蓬户瓮牖，易衣而出，并日而食。上答之，不敢以疑；上不答^⑭，不敢以谄。其仕有如此者^⑮。儒有今人以居，古人以^⑯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若不逢世，上所不援^⑰，下所不推，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^⑱。身可危也，其志不可夺也。虽危起居，犹竟信其志，乃不忘百姓之病也。其忧思有如此者。儒有博学而不穷，笃行而不倦，幽居而不淫，上通而不困，礼必以和，优游以法，慕贤而容众，毁方而瓦合。其宽裕有如此者。儒有内称不辟亲^⑲，外举不辟怨^⑳，程功积事不求厚禄^㉑，推贤达能不望其报，君得其志，民赖其德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。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。儒有澡身浴德，陈言而伏，言而正之^㉒，上不知也^㉓，默而翹之，又不为急也^㉔。不临深而为高，不加少而为多，世治不轻，世乱不沮，同己不与，异己不非。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。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，慎静尚宽，砥厉廉隅^㉕，强毅以与人，博学以知服。近文章^㉖，虽以分国，视如锱铢^㉗，弗肯臣仕。其规有如此者。儒有合志同道合，营道同术，并立则乐，相下不厌，久别则闻流言不信，义同而进，不同而退。其交有如此者。夫温良者，仁之本也；慎敬者，仁之地也；宽裕者，仁之作也；逊接者，仁之能也；礼节者，仁之貌也；言谈者，仁之文也；歌乐者^㉘，仁之和也；分散者，仁之施也。儒皆兼而有之^㉙，犹且不敢言仁也。其尊让有如此者。儒有不陨获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，不溷君王，不累长上，不闵有司，故曰儒。今人之名儒也妄^㉚，常以儒相诟疾。哀公既闻此言也^㉛，言加信，行加敬，曰：“终歿吾世，弗敢复以儒为戏矣。”

问礼第六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大礼何如？子之言礼，何其尊^①。”孔子对曰：“丘也鄙人，不足以知大礼^②。”公曰：“吾子言焉。”孔子曰：“丘闻之，民之所以生者，礼为大。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^③，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，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。是故君子以此为之尊敬^④，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，不废其会节。既有成事，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^⑤，以别尊卑上下之等。其顺之也，而后言其丧祭之纪，宗庙之序，品其牺牲，设其豕腊，修其岁时，以敬祭祀^⑥，别其亲疏，序其昭穆，而后宗族会宴。即安其居，以缀恩义。卑其宫室，节其服御，车不雕玕，器不雕镂，食不二味，心不淫志，以与万民同利。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。”公曰：“今之君子，胡莫之行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今之君子，好利无厌，淫行不倦，荒怠慢游，固民是尽，以遂其心，以怨其政，以忤其众，以伐有道^⑦。求得当欲，不以其所；虐杀刑诛，不以其治。夫昔之用民者由前，今之用民者由后。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。”言偃问曰：“夫子之极言礼也，可得而闻乎？”孔子言：“我欲观夏道^⑧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征^⑨，吾得夏时焉；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乾坤焉。乾坤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此观之。夫礼初也，始于饮食。太古之时，燔黍桴豚，污樽而抔饮^⑩，蕡桴而土鼓^⑪，犹可以致敬于鬼神^⑫。及其死也，升屋而号，曰^⑬：‘高，某复。’然后饮腥置熟，形体则降，魂气则上。是为天望而地藏也^⑭。故生者南向，死者北首，皆从

其初也。昔之王者未有宫室，冬则居营窟^⑮，夏则居橧巢。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实、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。未有丝麻，衣其羽皮。后圣有作，然后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，以为台榭宫室户牖^⑯。以炮以燔，以烹以炙，以为醴酪。治其丝麻，以为布帛，以养生送死，以事鬼神。故玄酒在室，醴醕在户^⑰，粢醑在堂，澄酒在下。陈其牺牲，备其鼎俎，列其琴瑟管磬钟鼓，以其祝嘏^⑱，以降其上神^⑲，与其先祖。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齐上下，夫妇有所。是谓承天之祜^⑳。作其祝号，玄酒以祭，荐其血毛。腥其俎，熟其殽，赍席以坐^㉑，疏布以罩。衣其浣帛，醴醕以献^㉒，荐其燔炙。君与夫人交献，以嘉魂魄，是谓合莫^㉓。然后退而合烹，体其犬豕牛羊，实其簠簋，笱豆铏羹^㉔。祝以孝告，嘏以慈告。是为大祥。此礼之大成也。”

五仪解第七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欲论鲁国之士，与之为治。敢问如何取之？”孔子对曰：“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。舍此而为非者，不亦鲜乎？”曰：“然则章甫絢履、绅带搢笏者，贤人也^①。”孔子曰：“不必然也。丘之所言，非此之谓也。夫端衣玄裳，冕而乘轩者，则志不在于食荤；斩衰菅菲^②，杖而歆粥者，则志不在酒肉。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；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。谓此类也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尽此而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五仪，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贤人，有圣人。审此五者，则治道毕矣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如斯谓之庸人^③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格之言，不择贤以托其身，不力行以自定。见小暗大，不知所务^④；从物如流，不知其所执。此则庸人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士人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，虽不能尽道术之本^⑤，必有率也；虽不能备百善之美，必有处也。是故知不务多，必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必审其所谓；行不务多，必审其所由。知既知之，言既道之，行既由之，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。此则士人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君子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怨，仁义在身而色无伐，思虑通明而辞不专。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，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，君子也^⑥。”公曰：“何谓贤人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贤人者，德不逾闲，行中规绳，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，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。富则天下无宛财，施则天下不

病贫。此贤者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圣人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圣者，德合于天地，变通无方，穷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，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。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。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。此谓圣人也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非子之贤，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。虽然，寡人生于深宫之内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未尝知哀，未尝知忧，未尝知劳，未尝知惧，未尝知危，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，若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已知之矣。则丘亦无所闻焉。”公曰：“非吾子，寡人无以后其心。吾子言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入庙如右^⑦，登自阼阶，仰视榱桷，俯察机筵，其器皆存，而不睹其人。君以此思哀，则哀可知矣。昧爽夙兴，正其衣冠，平旦视朝，虑其危难，一物失理，乱亡之端。君以此思忧，则忧可知矣。日出听政，至于中冥。诸侯子孙，往来为宾，行礼揖让，慎其威仪。君以此思劳，则劳亦可知矣。緼然长思，出于四门，周章远视^⑧，睹亡国之墟，必将有数焉。君以此思惧，则惧可知矣。夫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可知矣。君既明此五者，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，则于政治何有失矣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请问取人之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事任于官，无取捷捷，无取钳钳，无取哼哼。捷捷，贪也。钳钳，乱也。哼哼，诞也。故弓调而后求劲焉，马服而后求良焉，上必恣而后求智能者焉。不恣而多能，譬之豺狼不可迹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，大则攻。其道如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使君朝廷有礼，上下和亲^⑨，天下百姓皆君之民，将谁攻之？苟违此道^⑩，民畔如归，皆君之仇也，将与谁其守^⑪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”于是废山泽之禁，弛关市之税，以惠百姓。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博，有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有之。”公曰：“何为？”对曰：“为其有二乘^⑫。”公曰：“有二乘则何为不博？”子曰：“为其兼行恶道也。”哀公惧焉，有间，复问曰：“若是乎？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^⑬”，孔子曰：“君子之恶恶道不甚，则

好善道亦不甚，好善道不甚，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。诗云：‘未见君子，忧心惓惓^⑮。亦既见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则说^⑯。’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。”公曰：“美哉！夫君子成人之善，不成人之恶。微吾子言焉，吾弗之闻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国家之存亡祸福，信有天命，非唯人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存亡祸福皆己而已，天灾地妖不能加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吾子言之^⑰，岂有其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，殷王帝辛之世，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。占之曰：‘凡以小生大，则国家必王，而名益昌。’于是帝辛介雀之德，不修国政，亢暴无极，朝臣莫救，外寇乃至，殷国以亡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诡福反为祸者也。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，道缺法圯，以致妖孽^⑱。桑谷于朝，七日大拱。占之者曰：‘桑谷野木而不合生朝，意者国亡乎？’大戊恐骇^⑲，侧身修行，思先王之政，明养民之道。三年之后，远方慕义，重译至者十有六国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得祸为福者^⑳。故天灾地妖，所以儆人主者也；寤梦征怪，所以儆人臣者也。灾妖不胜善政，寤梦不胜善行。能知此者，至治之极^㉑。唯明王达此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不鄙固，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智者寿乎？仁者寿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，己自取也^㉒。夫寝处不时，饮食不节，逸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。居下位而上干其君，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，刑共杀之。以少犯众，以弱侮强，忿怒不类，动不量力，兵共杀之。此三者死非命也，人自取之。若夫智士仁人，将身有节，动静以义，喜怒以时，无害其性，虽得寿焉，不亦宜乎^㉓。”

观思第八^①

孔子北游于农山，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侍侧。孔子四望，喟然而叹曰：“于思致斯^②，无所不至矣。二三子各言尔志，吾将择焉。”子路进曰：“由愿得白羽若月，赤羽若日，钟鼓之音上震于天，旂旗缤纷下蟠于地。由当一队而敌之，必也攘地千里，搴旗执馘^③。唯由能之，使二子者从我焉。”夫子曰：“勇哉！”子贡复进曰：“赐愿使齐、楚合战于澠渚之野，两垒相望，尘埃相接，挺刃交兵。赐著缟衣白冠，陈说其间，推论利害，释国之患。唯赐能之，使二子者从我焉^④。”夫子曰：“辩哉！”颜回退而不对。孔子曰：“回，来汝奚独无愿乎？”颜回对曰：“文武之事，则二子者既言之矣，回何云焉？”孔子曰：“虽然，各言尔志也，小子言之。”对曰：“回闻薰蕕不同器而藏，尧桀不共国而治，以其类异也。回愿明王圣主辅相之^⑤，敷其五教，导之以礼乐，使民城郭不修，沟池不越，铸剑戟以为农器^⑥，放牛马于原藪。室家无离旷之思，千岁无战斗之患。则由无所施其勇，而赐无所用其辩矣。”夫子凜然而对曰^⑦：“美哉！德也。”子路抗手而问曰^⑧：“夫子何选焉？”孔子曰：“不伤财，不害民，不繁词，则颜氏之子有矣。”

鲁有俭嗇者，瓦鬲煮食食之，自谓其美，盛之土型^⑨，以进孔子。孔子受之，而说^⑩，如受大牢之饌。子路曰：“瓦甗，陋器也。煮食，薄膳也。夫子何喜之如此乎？”夫子曰^⑪：“夫好谏者思其君，食美者思其亲^⑫。吾非以饌具之为厚，以其食厚而我思焉。”孔子之楚，而有渔者献鱼焉^⑬。孔子不受，渔者曰：“天暑市远，